

派的人作为政府高层，但英国《卫报》日前撰文披露，整个阿萨德家族的势力正越来越大地体现在对叙利亚政治的影响之中。巴沙尔的母亲安妮萨赫是目前家族的实际掌权人。“这个家庭就像一个‘黑手党’，内部成员表现得很团结。”在阿萨德去世后，没有人能搞清楚这个家庭是怎样运转并作出决定的。以前每周五晚上，一家人都会在安妮萨赫的召集下一起用餐，很多重要的政治决定都是在这个时间做出的。今年叙利亚骚乱后，这一惯例是否继续已经不得而知。

巴沙尔的弟弟迈哈尔·阿萨德是仅次于总统的二号人物，他生于1968年，在老总统的4个儿子中排行第三。

1994年长兄去世后，家庭内部因为接班人问题曾产生矛盾，母亲安妮萨赫更倾向于有军事背景、为人严酷的迈哈尔，但阿萨德坚持选择了巴沙尔。可这并没有影响迈哈尔对家庭的忠诚，他如今是军方的最高掌权者，佩有叙利亚军队中最高级别的三星肩章，目前掌控叙利亚著名的第四装甲旅、总统卫队和共和国卫队，同时是叙利亚情报部门的实际管家，在叙利亚复兴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中也担任委员职务。

有分析认为，迈哈尔在军中的威望要高于巴沙尔，因为巴沙尔被部分将领认为是一个军事上的弱者，而迈哈尔则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军事才能。但也有叙利亚军官说，迈哈尔情绪不稳定，过于崇尚暴力，在军中获得的支持也比不上他父亲。

巴沙尔的姐夫阿塞夫·舒卡特也是家族中的关键人物，但他与迈哈尔的关系极为复杂。1999年，迈哈尔曾向舒卡特开枪，反对他与自己的姐姐布沙拉结婚，因为他曾经结过一次婚，而且有了孩子，年龄也比布沙拉大很多。

两人的矛盾成了家族隐患，不过巴沙尔的立场很明确，为了迈哈尔，可以牺牲掉舒卡特。2009年，曾一直负责叙利亚军事情报局的舒卡特被突然调至总参谋部，职位提高

但权力大大降低，显然是被边缘化了。

除了家人，巴沙尔身边还有一帮值得信任的忠臣。如负责安全事务的副总统穆罕默德·纳斯弗·哈尔贝克、军事情报机构首脑阿卜杜拉·法塔赫·裘德斯亚、国家安全总局局长阿里·马穆鲁克等。反对派学者努尔透露，目前巴沙尔周围的人，多是其父在位期间的军方好友。这些“老臣”虽然“绑架了巴沙尔的意志”，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政权和巴沙尔忠心耿耿。

不过，曾为巴沙尔撰写自传的美国学者大卫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沙尔已经从一个有着良好变革意愿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喜欢被周围人称赞的政治家。

虽然他对幕僚和政客大方而谦虚，但其缺乏吸引力，似乎也听不进政客们的建议。有报道称，今年以来，为了抗议政府镇压示威者的行为，已有200多名复兴社会党成员宣布辞职，但此消息未得到证实。

有分析称，巴沙尔政权核心圈较小，内部的重大矛盾往往在爆发之后才为外人所知。目前，尚未显露政权内部出现严重分裂的迹象。但若外部压力增加和冲突局势进一步扩大，内部能否继续保持一致还存在变数。

## “世界小国中的大国”

● 李逸达

叙利亚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国土面积18.5万平方公里，和我国湖北省差不多大。北与土耳其接壤，东同伊拉克交界，南与约旦毗连，西南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为邻，西与塞浦路斯隔地中海相望。叙利亚首都为大马士革，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

《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作为《纽约时报》记者常驻中东。按照他的总结，中东国家是三种不

同的政治传统相互影响的结合，一是部落式政治，二是独裁主义，三是外部势力强加的现代单一民族制度。叙利亚就是一例。

据记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叙利亚国”。公元前3000年，这里是城邦国家埃勃拉古国，公元7世纪末并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11世纪欧洲十字军入侵。13世纪末开始受埃及马姆鲁克王朝统治。从16世纪初开始，被奥斯曼帝国吞并达400年之久。直到19世纪下半叶，作为行政概念的“叙利亚”一词才重新从古希腊典籍中拿出来引用，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省区名称。

一战后，叙利亚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直到二战末期，叙利亚才成立自己的政府，舒克里·库阿特利当选叙利亚共和国首任总统。1946年4月17日，法国和英国军队撤走，叙利亚取得全部独立，建立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西方强加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自然成了摆设，深藏的阶级、宗派、集团冲突令社会动荡不安。直到复兴社会党以及阿萨德上台，才使叙利亚看上去真正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

## 少数统治多数

叙利亚人口2369.5万，其中阿拉伯人占80%以上，还有库尔德、亚美尼亚、土库曼和彻尔克斯等民族。居民中85%信奉伊斯兰教，14%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中，逊尼派占80%，什叶派占20%，在什叶派中，阿拉维派占75%（约占全国人口的12.75%）。但就是这12.75%的人，将叙利亚国家大权牢牢掌握在手里。

阿拉维派形成于公元10世纪，被归于什叶派，但他们也崇拜太阳、月亮和天空，留有原始宗教的痕迹，部分宗教仪式还有佛教、基督教因素，信奉灵魂转世说，这都是

“正统的”伊斯兰教不能容忍的。因此，阿拉维派一直被认为是异端。它广泛存在于贫穷的农村地区，加之属于宗教上的非主流，历史上社会地位很低，信徒大都是没有土地的贫雇农或地主权贵的仆人。

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为了抗衡、制约占多数的逊尼派的民族主义，在军队内偏袒阿拉维派等宗教少数派，创建少数派部队。阿拉维派青年很难通过正常途径改变社会和经济地位，服兵役是个人发展的绝佳机遇，于是纷纷从戎或就读军事学院，此外还有大量替主人服役的阿拉维仆人入伍。就这样，叙利亚的军队慢慢成了阿拉维人的军队。叙利亚独立后，这一状况延续了下来。复兴社会党执政后，其高层均为阿拉维派。阿萨德父子也出身阿拉维派，他们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少数派的执政地位。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说过，在中东，国家一向软弱无力，它比家庭、宗教团体和统治阶级等还要弱，私利总是高于公益。在叙利亚也不例外，尽管有政党、议会和选举等形式，但阿萨德依然用传统的中东方式来维系统治，依靠家族、同乡、同僚组成的小集团治理国家。阿萨德父子统治期间，为了笼络逊尼派人士，努力淡化宗派色彩，在政府、议会和复兴社会党的很多显要位置上，如总理、国防部长、外长等，都安排逊尼派穆斯林出任。但在事关政权安全的关键部位，如情报安全系统、共和国卫队、特种部队等，几乎全交由阿拉维派掌握。

2010年，叙利亚的GDP为540亿美元（约合3426亿元人民币），石油储量仅为世界储量的0.2%。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拥有超过40万人的军队和40万人的准军事力量，被公认为“中东地区军事、情报大国”。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数据，2009年其军费开支占GDP的5.9%，在全世界排第十二位，其装备弹道武器的数量和规模在中东地区首屈一指。据称，叙利亚还制定了化学武器发展计



▲ 第一家庭

划，储存有数百吨沙林毒气、芥子气等，并成功地为弹道武器装配了化学弹头。此外，叙利亚陆军规模和战术水平在整个阿拉伯国家也居前列。

叙利亚在中东素有“情报之国”之称。根据公开材料，该国有15家以上的情报机构，对国内控制极严，是巴沙尔政权最重要的治国工具。有人曾戏称“叙利亚人洗澡都要带上身份证明，以防止情报安全人员的突然检查”。

### “无埃不战，无叙不和”

作为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桥梁，叙利亚自古就有阿拉伯“跳动的心脏”之称。早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大马士革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十字军东征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再到近代的西方殖民统治时期，大马士革都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

到了现代，叙利亚更是被誉为“小国中的大国”。现代中东地缘政治中，主要存在四大文化，分别是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文化、伊朗的波斯文化、以土耳其为代表的突厥文化和以色列的犹太文化。叙利亚地处中东腹地，正是这四种文化的结合点。在阿萨德父子的苦心经营之下，叙利亚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介入中东地区各个热点事务，巴以

问题、黎以问题、两伊问题……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尖锐对立。

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犹太国家和美国铁杆盟友，以色列一直遭到邻国的敌视，其中就包括叙利亚。不仅如此，还有一个因素进一步激化了两国矛盾，那就是戈兰高地。戈兰高地被称为中东地区的“水塔”，以色列国内40%的水源都来自这里。戈兰高地与以色列接壤，居高临下，是叙利亚西南边陲的战略要地。从这里可以俯瞰以色列加利利谷地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战略地位可想而知。历史上，叙利亚一直拥有戈兰高地的主权，直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被以色列夺去。此后，归还戈兰高地，一直是两国谈判的中心议题之一。1973年，两国还在这里开战。战后并没有签署合约，始终处于交战状态，关于戈兰高地的争论和摩擦也从未间断。然而，迄今为止30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克制，没有出现战争。这正如以色列国创始人本·古里安所说：“无埃不战，无叙不和。”意指没有埃及的参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单独对以色列作战；而没有叙利亚的参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不可能与以色列实现和平。

叙利亚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决定了它的任何动荡，都直接牵连到该地区各国及其背后的世界大国的利益。若在这里发生战争，导致阿拉伯“跳动的心脏”出了问题，对中东、对世界都绝不是好事。

## 叙利亚，各方博弈的舞台

● 李逸达 黄培昭

2011年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如今似乎只剩下一个焦点：巴沙尔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卡扎菲？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它牵扯到美国、俄罗斯、欧盟、中东